

阿志跋綏夫著

李 林 譯

戰 爭

文 化 生 活 叢 刊

XXXVI

原

书

缺

页

原

书

缺

页

人物

彼得·伊凡諾維其 退職上校。

渥耳加·彼得洛芙娜 他的妻子。

服洛狄亞 他們的兒子，學生。

尼娜 他們的女兒。

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 尼娜的丈夫，軍官。

亞霞 服洛狄亞的未婚妻。

杜威 副官。

佛洛勒慈基親王

舍門諾夫 學生。

松尼亞和可利亞 小孩。

西多倫科 園丁。

卡夏 僕人。

軍醫處職員，紅十字女看護兵士們。

第

一

幕

一個晴明的春日，到處都是綠葉和花朵。舞台上顯出一所有石柱走廊的大廈。前面是寬闊的平台，有增梯通到花園。平台上放着一把大藤椅，園裏樹下有一條長凳。台前，一個圓形花壇，台的後方有樹和一排籬柵，有小門通街道。

渥耳加·彼得洛芙娜正忙着整理花草。彼得·伊凡諾維其抽着烟，站在她的身旁觀望。他光着頭，穿了一件白麻布上衣。

渥 你應該把帽子戴上，彼得·伊凡諾維其。你會着涼的。

彼 我夠暖和的。

渥 暖和才怪呢！像這樣的天氣是絕對靠不住的。這正是容易着涼的天氣。我去叫卡夏把你的帽子拿來。

彼 一點也用不着。

渥 (不理睬他) 卡夏! 卡夏!

(卡夏在平台上出現。)

卡 您叫我麼，太太?

渥 把你主人的帽子拿來，再叫阿克新娜把火生上。

卡 是，太太。(下場)

彼 (看錶) 我想這是該喝咖啡的時候了吧。你還得呆一會兒麼?

渥 現在什麼時候了?

彼 十二點半。正是時候了。

渥 我就來。我一定得記住告訴西多倫科。每天晚上這些花都得澆過。那個傢伙只是跟在

卡夏後面，一點點事也不做。

卡 (走下石階) 您的帽子，老爺。

〔彼得接過帽子。〕

渥 服拉狄米·彼得洛維其起來了沒有？

卡 起來了，太太。他正在洗澡。現在要我把咖啡預備好麼？

渥 好的。食器架上有一張乾淨的棹布，當心不要把牠弄髒了，勞駕！誰也保不定你會幹出些什麼來的。

卡 好的，太太。（下場）

彼 （慢慢地戴上帽子）我們好久沒有像這樣可愛的春天了。去年這時候還很冷呢。渥 得啦，得啦，不要總是那樣瞎吹了！去年還不是一樣地暖和。謝謝老天，這是五月了。

彼 我記得清清楚楚去年五月十號我到外邊去還得穿上大衣咧。

渥 廢話！你根本就沒有出去。這完全是幻想！

彼 （激動地）真的，真的。這日子我記得非常真切！（稍停）可是，提到春天，我會永遠忘記不了一八七七年的春天，那時我們越過邊界……

渥（不理睬他）今天我連一點木樨草也沒有種。

彼（大聲）……那時我們走到多瑙河……

渥呵，尼娜來了！（尼娜在後面出現）還穿上一件單薄的夏服！你為什麼穿那件衣服呢？

我要告訴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，我一定要告訴他！

〔尼娜穿着涼爽的夏服，經過平台走到最上一級的石階上坐下。〕

尼媽，您樂意告訴他就請告訴他吧。爸爸，您在說什麼？

彼我正在說一八七七年我們越過邊界……

渥（燥急地）呵！那個老話我們已經聽過了。

彼（生氣地）可是，我却沒有！尼娜問我的話，我正回答她……

尼（微笑）爸爸，您要喝咖啡了，是不是？

彼（口氣略為平靜一些）哎，自然囉！這正是該我們喝咖啡的時候了。可是你要把她從她的花壇那裏拖開，却絕辦不到。

渥 我馬上就來。

彼 哈哈！馬上！你嘴裏說的「馬上」只有我才明白！（向尼娜）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

其還沒有來麼？

尼 他快要來了。

彼 得啦，渥耳加·彼得洛芙娜！

渥 （不高興）好吧！你們先去！我就來。

彼 （向房裏走去，同時對尼娜做個手勢）尼娜，催她快點，要不然她會在那裏弄到半夜的！（走進屋去）

〔寂靜一會。渥耳加繼續種花。尼娜依然坐在石梯上。〕

尼 今早上我醒了以後忽然記起自從我結了婚到現在已經整整三年了。真奇怪。

渥 爲什麼奇怪呢？

尼 您知道我最初碰見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的時候，我一點點也不歡喜他。要是那

時有人對我說我會嫁給他的話，我只能笑笑那個人怎麼會想出這樣的念頭。

渥 事情總是那樣的。

尼 (稍停) 自然，那時我只剛剛離開了學校，成天總是幻想着會有不尋常的事發生。後來

佛洛勒慈葛親王來了，又跟我講戀愛。我差一點點就真愛上了他。說實在的，我想我真有一點點兒愛上了他。最初我覺得伏拉狄米只是一個簡單平凡的人。過後可就出了希奇事了。我開始不歡喜親王，我以為伏拉狄米才是頂好，頂可愛的人！我那時真是個傻女孩子！我怕您會查出來我吻過了伏拉狄米，我害怕得什麼似的好像這事要是讓人知道了簡直就糟糕透了！可是等到一切都弄穿了以後，簡直一點也沒有什麼！人人都很高興！(稍停)啊！那些真是好時候。這一輩子再也不會有像那樣的事了！

渥 夠美吧？可是誰知道呢？將來也許會有更好的事等着你呢。

尼 沒有的事！決不可能的。從前的一切都像一個神話，像一個夢！從前那些可愛的月夜將來再也不會有的了！決不會再有的！如今我並不是不快活，可是一想到一輩子最美麗

的日子就永遠過去了，那一切都絕對絕對地不會再發生了，總未免有點讓人難過。

渥 那可說不準咧，尼娜。

尼 哦！可是我決不會再做伏拉狄米的新娘了，我會麼？

渥 （尖刻地）爲什麼一定要做伏拉狄米的新娘呢？

尼 （吃驚）媽，您多招笑！您故意這樣說來逗我的。

渥 （覺得有趣）我一點也不招笑。讓我告訴你吧，比那樣更希奇的事情也有過。倘使打起

仗來伏拉狄米給殺死了呢？你會再嫁的，嫁給別人。

尼 呵！沒有的事！即使伏拉狄米打死了，我也不會再嫁的。

渥 親愛的尼娜，大家說都是這樣說，可是嫁還是一樣再嫁，一樣養小孩。

尼 這種念頭簡直讓我覺得惡心！一個人怎麼能夠把過去忘掉了呢？特別要是你的心愛的人被人殺死了呢？這太可怕了！

渥 不錯，是可怕。可是你以爲寡婦們會進修道院去麼？在短時間裏她們會哭，會覺得悲傷，

過後她們就會忘記了。不管怎樣，她們會設法活下去的。

尼 我看不出來真有再嫁的必要。還有，要是我做了那樣的事，我簡直會惡心死了。

渥 那只是你的幻想吧了。

尼 不，不是幻想。人怎麼能夠把同樣的生活過兩次呢？無論我會怎樣歡喜我的第二個丈夫，我總永遠會在回憶，在比較的。不，這種想法不行，太可怕了。

渥 一點沒有什麼可怕。

尼 有的。知道了愛情是什麼以後，我以為還是死了好得多。別種的生活會完全是無味的，討厭的。

渥 要是我們大家都這樣想法，那末簡直用不着活了。

尼 也許是用不着的。

渥 看看我和彼得吧。我們在一塊兒過了這些年，如今我們漸漸老了，可是我並不願意死。

尼 「您」自然不願意！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

渥 純粹的幻想，親愛的尼娜！

尼 幻想？

渥 不錯，這只是你現在的幻想。那是因為你沒有小孩的緣故；可是只要你一有了小孩，你就會更平靜，更滿足了。

尼 （紅着臉）我永不會有小孩。

渥 爲什麼不呢？

尼 呵！我不歡喜小孩。

渥 你不歡喜他們，因為你一個小孩也沒有。我年青的時候也像你一樣，以爲我不歡喜小孩。可是等到我那親愛的沙新加死了，我却差點瘋了。

尼 （停了一停）哎，哎，這真悲慘。

渥 不錯，很悲慘。可是我真願意你穿上一件暖和點的衣服，不然你會着涼的。

尼 媽，像這樣的天氣我怎麼會着涼呢？

渥（堅持）像這樣的天氣正是容易着涼的。

卡（在平台上）太太，老爺請您。

渥來了來了！（走進屋去時對尼娜說）親愛的尼娜，你真應該再穿點衣服！我叫卡夏把

你的外衣拿來吧？

尼呵，媽，我希望您別攪和我。

渥攪和你，真是你一下子就會着涼，又會像舍尼亞·舍門諾夫那樣咳嗽起來的。（和卡夏同下。）

尼（坐在充滿燦爛日光的平台上）哦，多美麗呀！（把手放在腦後懶洋洋地伸了伸腰，站

起來重新向花園望了一望，隨後再慢慢地走進屋去。）

〔寂靜。目光鳥在樹間歌唱。〕

〔亞霞·加其洛娃和舍門諾夫從後面花園門口走進。亞霞穿著淺色衣服，拿了一柄白色遮陽傘。天氣雖

然暖，舍門諾夫還是穿著一件學生外衣，緊緊地扣著，手杖掛在扣子上。他拿著亞霞的書籍。